

近八成展品首亮相 包括120秒《定軍山》致敬影像

「到上海去」特展回溯中國電影120年

紀念中國電影12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由上海市電影局指導、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主辦、上海電影博物館和上海電影資料館承辦的年度重磅展覽「到上海去——紀念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特展」近日亮相。上海電影博物館通過761件（套）展品、三大核心展區展現上海電影發展歷程、經典作品創作以及建設「電影之城」的風采。包括120秒《定軍山》致敬影像在內，有近八成的展品首次亮相。這是上海在中國電影誕辰120周年之際，送給電影的一封信書。展覽將持續到明年。

大公報記者 張帆（文、圖）

在展覽序廳，一幅巨大的黑白影像奪人眼球，向觀眾介紹了中國電影的發端。這件作品特別邀請到京劇名家譚鑫培的嫡傳人譚正岩出演，120秒的影像還原了當年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在展覽開幕式上，譚正岩還現場表演了《定軍山》片段，也向觀眾揭示了中國電影與中國戲曲的不解之緣。

1:1復刻《定軍山》

1905年，正是由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在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並在前門大觀樓放映，結束了中國沒有國產電影的歷史。這部影片已經被公認為中國第一部電影而載入史冊。遺憾的是，當年的膠片毀於一次火災，僅有一張拍電影時的代表性劇照留了下來。此次展出的影像，畫幅、幀率都是根據歷史資料1:1復刻，讓觀眾得以領略中國最早電影的魅力。

在導演鄭大聖看來，以《定軍山》影像為起點，還闡述了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中國戲曲始終發揮着重要作用。「從《定軍山》到《四郎探母》《梁山伯與祝英台》等，中國電影的無聲、有聲、黑白、彩色等技術發展都是以戲曲電影為路標，戲曲虛實結合以及如何拿捏平衡的藝術思考，也一直在啟發着中國電影獨特的美學觀念。」鄭大聖還認為，謝晉、謝鐵驪、張徹、胡金銓等眾多電影大師亦從京劇藝術獲得了很深滋養。

35毫米「聯華攝影機」

在本次展覽的第一展區「有一種選擇叫上海」，觀眾可以通過三個部分了解當年上海在電影領域完備的產業鏈和消費氛圍。其中，「電影洋場」聚焦上海的黃浦、虹口和徐家匯如何成為電影商務、電影消費和電影製片生產的三大中心，「西影東漸」聚焦電影如何從西方傳入上海並形成中西文化交融與傳播的獨特景觀，「破次元同框」聚焦



▲展覽開場表演：京劇《定軍山》表演（譚正岩）。



▲120秒《定軍山》致敬影像。



以「大鬧天宮」與「浪浪山」為主題的互動空間，體現了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具有獨特地位的「中國動畫學派」的美學傳承和創新。

以卓別林和黃柳霜為代表的早期中外影人在上海的交匯瞬間。展覽第二展區「海上華章」展現了上海電影百餘年發展進程中的幾大創作高潮期。不少珍貴的歷史文獻、實物藏品難得一見，如電影連環畫、電影說明書等，還有電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上世紀30年代見證了《三個摩登女性》《野草閒花》等影史經典影片誕生的35毫米「聯華攝影機」也在其中亮相。

1933年3月，由夏衍、阿英、王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等成立了「電通電影製片公司」，聶耳、田漢等人加入創作團隊，開闢了「左翼電影」新天地。由此誕生的《風雲兒女》《神女》《春蠶》《桃李劫》等一批極具影響力的「左翼電影」，促成了中國電影的第一次創作高潮。此後，相繼出現了戰後反映百姓生活的現實主義電影，新中國成立後為人民而作的社會主義「人民電影」。改革開放後至今，上海電影人又在敘事、美學等方面展開多維探索。在這一展區，還策劃了一個以「大鬧天宮」與「浪浪山」為主題的互動空間，體現了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具有獨特地位的「中國動畫學派」的美學傳承和創新。

郁達夫紀念館印尼開館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郁達夫紀念館開幕儀式1日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棉蘭舉行。紀念館正中央矗立着郁達夫銅像。展廳一側的整面展牆按「家園」「婚姻」「求學生涯」「文學創作」「抗戰時期」「流亡印尼蘇島」等板塊展開，系統呈現郁達夫的一生。展板介紹寫道：「郁達夫生命最後數年於蘇門答臘度過，長眠於此。他在這片土地上與印尼人民結下深厚情誼，亦留下諸多詩文創作。為紀念其生平與精神，特此建立郁達夫紀念館。」

館內陳列有《郁達夫全集》，為參觀者全面了解其文學創作提供重要參考。另一面展牆展示了郁達夫同時期好友王任叔、胡愈之、邵宗漢等人的生平資料。

中國駐棉蘭總領事黃河致辭表示，郁達夫

紀念館不僅是一座紀念場所，更是一座承載歷史記憶的精神豐碑。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郁達夫在印尼幫助過抗日戰士，也庇護過無辜平民，最後犧牲在蘇門答臘這片土地上。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是中國人民與印尼人民共同抗擊侵略、追求自由解放的見證。

郁達夫女兒郁美蘭說，父親的一生既有文學上的璀璨，也有流亡歲月的堅韌與悲壯；在印尼，他留下了最後的足跡，也播下文化的種子。她相信紀念館的落成，將成為激勵後人勇敢、真誠、熱愛文化的精神家園。

「他曾在這裏幫助過許多印尼人，我們希望讓更多人記住這段跨越國界的人文情誼。」郁達夫紀念館館長林來榮表示，紀念館就是要保存歷史，讓更多人知道、了解並真正認識郁達夫。紀念館由印尼蘇北華社捐建。

《半桶水》荒誕中藏哲思



▲香港話劇團《半桶水》劇照。

藝術賞析

去年3月，香港話劇團於自家的黑盒劇場，搭場景演出《半桶水》。該劇由演而優則編的許晉邦，夥拍近年嶄露鋒芒的盧宜敬，組成新銳的編劇、導演搭檔，雖然只是小劇場形式製作，但開演後漸漸有了口碑，往後場次，招徠不少捧場客觀賞，筆者也是其一位，慶幸沒有後知後覺，因為《半桶水》後來一舉贏得第15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整體演出、最佳劇本及最佳導演；第33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及最佳導演（喜劇／鬧劇）；「IATC（HK）劇評人獎2024」年度導演獎。香港話劇團反應也快，急急安排一年後重演，先赴佛山、上海、北京巡演，至於香港演出舞台，則從去年的黑盒劇場，搬到屯門大會堂文娛廳，滿足更多觀眾需要。

羽羊

《半桶水》時代背景為「偽」文藝復興時期，但只得一個四男共處的陋室場景，毋須換景，主要通過妙語連珠啾啄有味的對白，交代劇情和建立思辯，規模不大，而且題材荒誕，愈用漏愈精糙反而愈好，加上有點戲中戲元素，搬上大舞台，若太過精雕細琢，未必合適。不過屯門大會堂文娛廳舞台空間不大，而且觀眾一眼就看到舞台左右兩側高懸「出口」燈牌，已有先天性的間離效果。演出大部分時間由黑色布幕作為背景，所有布景道具，由一個個有轆箱子組合拼砌，木塊拆下來成了畫布畫板，演員（高翰文）也可以藏在箱子裏，可拆可裝能收能放，運轉乾坤扭盡六壬，只是看着他們弄什麼出來搞什麼鬼，已有一定的娛樂性。

相對去年的黑盒演出，由布與鐵架營造簡陋感，氣氛不一樣了，但重演版本難免多了一份精準巧妙，若問哪個更適合《半桶水》的故事，不同人有不同答案。

據許晉邦解畫，《半桶水》是他在放棄與堅持之間寫出來，故事通過一個荒誕情景，叩問藝術意義與本質、人生如何論成敗，還有各種質

疑，如果以正劇的形式，正經八百拋出各種大道理，肯定變得「講經」老掉牙，或有反效果，但嬉笑怒罵，自我嘲諷自我懷疑，觀眾更易聽進心底裏。

「半杯水」與「半吊子」

四位「洋人」主角都是「半桶水」之人：不獲靈感之神眷顧的作家寫不出一隻字，畫家賣不出一幅畫，口才了得的商人總是談不成生意，低級廚子不獲拿鑊鏟機會不懂下廚，最後更因生意不景被老闆裁掉。他們總是因為各種理由（藉口？），只把事情做一半，或者開了頭沒了下文，「半桶水」注定無法向上流，即使同住一室、稱兄道弟，但合四人之力，似乎也改變不了命運。半杯水尚且可以注滿成一杯水，視乎觀點與角度，但「半桶水」難道永遠只能是半吊子？

四人不只能力有限，說話也「半桶水」，既然是「洋人」，把廣東話說得不鹹不淡也合情合理，簡直是神來之筆，諸多笑位也從此而起，譬如兄弟結拜（「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割席絕交（「從今以後你我

恩斷義絕」）的時候，原來講不正、講得正的設換，便是「翻譯」，叫人拍案叫絕。

自嘲貫穿整部劇

電影是夢工場，戲劇也是製造假象的藝術，觀眾明明知道角色由演員扮演，明明知道場景是搭建出來，但在入戲和出戲之間得到歡愉和反思，在假的世界得到真的情感，這是劇場藝術的魔法。編劇作為藝術工作者的自嘲，還有對藝術的諷刺和質疑，貫穿整套劇。

心水清的觀眾，當然知道，四位角色就是編劇的自我分裂，他們自我對話，字裏行間，盡是他的憧憬、怨懟、嘲諷、假設、質疑、遺憾、堅持、妥協，還有信仰。「如果你好鍾意一件事，就要用一生的時間去放棄」，是其中一句耐人尋味的台詞，該劇也以作家一句「我放棄喇」作結，彷彿道出殘酷現實的困境，還有自我和解。演員最後把所有道具重新砌成箱子逐個推走，還原一個什麼都沒有的演出空間，黑色布幕落下，露出文娛廳實景原貌，彷彿再一次提醒觀眾：對啊，那只是一場戲啊。

「金線」凝聚中外織金工藝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金線——從北非到東亞的黃金服飾風尚」特展即日起至2026年3月29日，於四川省成都博物館向公眾免費開放。

作為全球巡展的首站及中國境內唯一一站，本次展覽由成都博物館與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聯合舉辦，展覽以「金線」為脈絡，匯集了來自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等7家法國文化機構的200餘件／套織金珍品，以及中國絲綢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等8家中國文博機構的珍貴藏品。

展覽分為「日落金輝：馬格里布的明亮服飾」「沙海星穹：中東地區的金線藝術」「天方織韻：阿拉伯半島的信仰美學」「綾羅生香：印度與東南亞世界的金線華裳」「經緯鑒光：東方絲國的金色記憶」五個單元，多角度展現各地織金服飾的技藝。

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館長伊曼努爾·卡薩赫魯說，此次展覽中，來自中國各個博物館的紡織珍品讓展陳愈發豐富。近幾個世紀中國、中東與歐洲的紡織文化相關聯，自然勾勒出絲綢之路的這段歷史——它讓中國居於貿易核心的地理樞紐，也成為文化與技術交融的十字路口。

絲綢是中華文明最具標誌性的文化符號之一。「中國工匠將東方絲綢與加工工藝結合併不斷創新，如南京雲錦融合『納石失』織金錦工藝與妝花工藝，創造出獨具東方韻味的『妝花金錦』。」中方策展人劉蕾說。在展廳入口，五件金色禮服吸引觀眾駐足，它們由長而窄的刺繡片組成，精緻奪目，這是中國藝術家郭培及其團隊歷時近五年完成的力作。



▲參觀者觀看展出的禮服飾。中新社